目　录

前　言……（1）
党派来的播火者……（6）
回忆在个旧的一段历史……（16）
回忆参加党领导的“时事座谈会”和读书会”……（21）
建立个旧地下县委，积极开展革命工作……（23）
参加边纵的片段回忆……（29）
回忆元阳县新街的革命斗争……（36）
解放前矿工的悲惨生活……（43）
回忆参加地下斗争的岁月……（49）
个旧矿山工运和武装斗争的回忆片断……（56）
在个旧锡矿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回忆片断……（67）
松矿地区的地下翻身会……（74）
坚决不拿工牌……（79）
从砂丁到交通员……（83）
大坪子罢工斗争和到入护八团的回忆……（89）
个旧矿工武装斗争记实……（94）
编后记……（10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个旧，是座著名的工矿城市。它因为开采锡矿而闻名于国内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座城市为锡而诞生，为锡而存在，为锡而发展，为锡而骄傲。在这里，扫尘土掏阴沟都能掏出璀璨的锡矿砂来，它就是这样一块富得出奇的宝地。几百年来，围绕着对锡矿的开采、争夺、占有，个旧经历了充满矛盾冲突的历程。

财富叫人昏迷；私利使人发狂。旧社会，个旧的锡矿象块神奇的磁石，吸引着无数的官僚买办、地主、豪绅和民族资本家从四面八方麇聚来这里。于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纸醉金迷、见钱忘命就成了个旧剥削阶级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在市区，从花子硐到大坟坝，从单边街到撒尿巷，怪诞的地名下四处是罪恶的渊薮。烟馆、酒楼里的红灯绿酒与炉火中炼锡的闪闪火光交相辉映，赌场、妓院里的吆喝狂笑声与大街上运矿砂的达达马蹄声互相应和，构成了这座半封建半殖民地矿区城市所特有的奇形风貌。

这里，方圆百里矿山的大小老板们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枪杆是权势的象徵，枪杆是采矿的靠山，枪杆是财富的支柱。多少年来，个旧的锡矿生产始终和残酷野蛮的奴役、掠夺交织在一起。一九三二年，官僚邱××和地霸马××为争夺观音硐的富矿，出动三百多人抢，双方打得天昏地暗。一九三四年十月，陈四阁王家与毛三家在老厂莽巴硐内血腥

火拚，用辣子烟呛死砂丁七十三人……。这种争夺霸厂的野蛮屠杀几乎年年月月都有，就连标榜着资本主义文明，垄断大锡出口为官僚买办所控制的锡务公司，靠的也是武武装的矿警、带枪的狗腿、狠毒的袍哥。整个个旧矿区的各类冒险家、剥削者们开采一吨锡矿砂，矿工们就要付出几吨血和汗，这种奴役捆绑着屠杀的生产方式就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属少见。这里砂丁们的命运比“包身工”还悲惨。

年年月月，西南几省的汉、彝、哈尼、撒尼族贫苦农民从建水、石屏、元江、宣威、陆良以及贵州四川……等地破产的农村来到个旧矿山。他们之中多数是怀着希望，想凭一身力气到矿山来闯条生路的青壮年，也有饱尝人间疾苦，明知山有虎，闯头虎山行的老年人。更有不少少年儿童耳畔尤闻妈妈心酸的叮咛嘱付和招工头们哄骗的甜言蜜语，天真莫明地来到矿山。他们从来到矿山的那天起，就处在老板的枪杆、皮鞭、甚至脚镣、手铐的野蛮控制之下而失去了人身自由。砂丁们换上了“下班衣”就开始了赤条条地一丝不挂的矿工生活：他们光身子披上麻布片的下班衣，背上塘包锹子下硐采矿。干完活上硐来再次剥得赤条条地洗身吃饭，就钻进被窝。第二天天麻麻亮又赤条条地披上麻布片下硐。如此周而复始，那身由家里穿来，带有亲人的体温和泪痕的衣裤，除了节日和伤病息气外，一年难有几回穿在身上。谁要是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而逃跑，被抓回来必然遭到难以想象的毒刑拷打，甚至被残酷杀害后也赤条条地弃尸岭沟里。真是“一吨亮闪闪的锡矿，几堆白森森的人骨。”

这里、生产条件和劳动强度的极端恶劣，就连最富有想

象力的神话家们也难于想象。砂丁们常年累月“‘手掰绷子眼泪滴，脊背沟沟拉出血。”他们每天顶着月亮出工，披着星星进硐，有的坑道狭小得只够脑袋钻过去，即便是十一、二岁的童工也要前拉后推才能通过。人们管这叫“长虫蜕皮”。矿工们进硐无如下地狱，矿砂归老板，死活凭命运。闷火硐里缺空气，把人闷昏闷死；麻疯硐里有一氧化炭把人毒残毒死；矿坑倒塌使人粉身碎骨。矿坑，是老板的聚宝盆，却是砂丁们的人间地狱，确是：“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个旧锡矿老板对砂丁的残酷奴役，砂丁们则报之以血与火的回击。几百年来，零星的烧伙房杀老板的反抗事例连续不断，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也时有发生。公元一九〇一年，矿工周云祥在老厂鼓动、组织上千砂丁，一举歼灭了前来围剿的六百多满清绿营兵，夺取了武器揭竿而起，席卷了整个滇南。然而，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论是零星分散的反抗，还是波浪壮阔的斗争，都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下去。个旧矿山依然乌云滚滚。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全中国的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党并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个旧矿工。一九二八年春，党派了李鑫同志来到个旧矿山，深入到砂丁中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九年秋，在这千百年的人间地狱里，头一次掀起了砂丁们有领导，有组织的罢工斗争。不幸，李鑫同志于同年十月在斗争中被坏人告密，与锡务公司修理车间的钳工巨伯年同志同时壮烈牺牲。

革命者倒下去了，革命的火种扑不灭。李鑫和巨伯年同

志英勇就义后，党于一九三九年又相继派了袁永熙、周天行、孙仲宇、赵国徽等同志到个旧发展党的组织，创办《曙光日报》，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在进步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按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影响和团结了一批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悍然发动内战。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云南省工委和滇南工委由各地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秘密来到个旧，于一九四八年初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个旧县委会。从此个旧由城市到矿山、农村，从青年学生到工农大众中间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翻身会”“暗农会”“弟兄会”秘密地迅速地发展起来。

个旧地下党，遵照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认真地总结了势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个旧的工运、农运、学运以及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都围绕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中心任务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同志们在坑道中，在伙房里和砂丁们秘密地促膝谈心传播革命真理，并发展组织给滇桂黔边区纵队输送骨干，为个旧的武装斗争准备和集蓄力量。有的同志深入到红河两岸，在傣家土楼上，在彝家火塘边和贫苦农民诉剥削罪行，讲革命形势，发动反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反三征斗争。有的同志进入学校，用革命真理教育和发动老师学生为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有的同志出入于伪政权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周旋于敌人中间，利用云南地方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给武装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所有这些，尤如地火岩浆，在个旧地下奔腾冲击，一支以矿工为主体的工农革命武装——个旧护八团终于诞生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和边纵十支队的领导下，这支队伍尽管建立的时间短，干部战士既缺乏军事知识又缺乏战斗经验，但它处处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护八团活动于红河两岸。所到之处，敬老爱幼、济贫助弱、借物还物、买卖公平、遵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自觉地执行我军的《三大规律、八项注意》。

护八团转战在个旧、元阳、建水的重山峻岭间。以自己的弱小实力和劣势装备，英勇地迎战国民党正规军。打了“田心遭迂战”“大里山反击战”“狗街子围歼战”全歼了国民党的一个主力团。最后，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个旧。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护八团和解放大军胜利会师了，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人们欢腾雀跃奔走相告：个旧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个旧解放了，人民胜利了。这胜利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奋斗一生；有多少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他们有如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

个旧市政协文史小组

一九八二年一月

党派来的播火者

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祖国大地到处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为了开展云南的革命工作，1926年，党派遣李鑫同志到昆明组织云南省共青团。1927年，又派王德三等同志到云南组成中国共产党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李鑫同志在北大毕业后，曾到个旧实业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个旧情况有所了解，并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后来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还和一些青年有联系，鼓励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有的奔赴广州进黄浦军校，投入北伐战争。1926年，李鑫同志接受任务返滇，又带动个旧的进步青年到昆明参加“倒唐”运动。后在滇南领导地下工作时，为了便于在矿区领导工人运动，他每天在强烈阳光下暴晒皮肤，锻炼下硐背塘的能耐。先是同杜涛，戴德明、巨伯年等同志到蒙自，个旧一带工作，后来便直接到马拉格天良硐下硐当矿工。在广大工人怒称为“阴间找钱阳间用，人间地狱天良硐”的矿硐中，李鑫同志用施鸿梓的化名同工人打成一片，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文字或流传于民间的山歌、小调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启发矿工懂得工人受苦的根子和必须革命的道理。通过宣传工作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帮助大家成立秘密工会，组织工人对反动派开展斗争。

与此同时，为建立农运据点，李鑫又派一位姓朱的同志，

到个旧贾沙山区农村学校教书，借以接近农民，发展地下农会会员。后来，地下党在蒙自东山查尼皮召开农民代表会时，贾沙地区农会会员许顺科及其他两位农会会员就是以西区代表（代表红河以西一带地区）身份到蒙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到会15位代表，开了五天的会。这些代表回个旧后，贾沙地区的农运工作有所发展。

1929年，李鑫等同志在矿山计划组织工人暴动，准备夺取枪枝后上山打游击，不幸被坏人告密而遭反动派逮捕。敌人先在锡务公司（解放后改为锡业公司）对李鑫、戴德明等同志施展收买和严刑拷问的卑劣手法，遭到同严义正的驳斥后，才押送到蒙自，旋于同年在蒙自英勇牺牲。

这段时期，一方面是各地军阀追随蒋介石疯狂镇压革命运动；一方面是处于个旧工人运动的初期。因而在李鑫等同志牺牲之后，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革命者是杀不尽，捕不完的；真理是扑不灭，关不住的。先烈们牺牲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个旧的矿工仍继续为改变人间地狱的恶劣处境而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自发斗争。直到1938年，党组织再派其他同志到马拉格矿区工作时，还听到1929年前的老矿工说："在你们来这里前，还有人来过这里，同大家讲国家大事，发传单并贴在索道上，要大家讲团结、闹革命，后来是被公司的人发现，才抓走了李鑫他们。"可见革命先烈在工人群众中所播下的火种是如何的深入人心。

党所重视和领导的个旧工人运动是从这时开始的。李鑫等先烈正是党派来的播火者。

接过烈士们高举过的红旗

1930年12月底，由于叛徒出卖组织，省工委书记王德三等同志英勇就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党从上海派遣李浩然等同志来云南恢复党的组织，并于同年十二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省工委遵循党中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抗战”的总方针开展云南的革命工作。并于1939年派吴玉夫同志到个旧工作。吴玉夫同志到个旧后，曾组织了很多店员、职员、文化界人士、社会青年及开明人士成立“南钟剧社”，演出几个大型抗战话剧如：“风凰城”“祖国”“黑地狱”等。每周刊出“大家看”墙报，报导抗战消息。这些救亡活动，不仅在个旧掀起了抗战救亡的热潮，而且对附近州县也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吴玉夫同志在个旧对矿商邵联义、苏葆农、涂南生、刘福五等开展统战工作，给予抗日爱国的影响，为后期的统战工作打下一个基础。

1940年后，吴玉夫同志还发展了一些同志入党，加强了地下斗争的力量。

这段时期，地下党在个旧还开展了下述工作：

（一）筹办及发行曙光日报：由于个旧是锡矿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区，所以省工委决定在个旧筹办曙光日报，并决定由省工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李剑秋同志筹办（当时李剑秋同志在昆明的公开职务是云南省政府审计处职员）。1939年，审计处派李剑秋到个旧审查云南省建设厅驻个办事处财务。借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机会，省工委决定由李剑秋同志把事先筹备的办曙光日报的地下工作人员带到个旧，组成党的支部。由赵国徽同志任支部书记（公开职务是经理），黄季方担任组织工作（公开职务是总编辑），何宏年担任宣传工作（公开职务是编辑记者），其他的编辑记者还有党员张培熙、曹世文、非党员王时凤等。社长由苏萃农先生担任，并由吴玉夫同志协助办报。

报纸发行后，国民党的党棍子、土特务看到报纸的主要内容竟是“抗日救亡，反法西斯”，便严密监视，当时又是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不久，凭着奴才的反动本性和媚上劣根，国民党县党部便密谋策划，用“借刀杀人”的手法，假伪县长董广布之手来扼杀曙光日报。于是暗中指使人在日报付刊《夕花》版面上，将署名江涛（吴尚达）所写的一篇《不被重视的女人》的小品文，在清样付印时加上“只有董太太偷人少数”这样一句与上下文均不联系的话。报纸发行后，全县大哗。董广布恼羞成怒，将印刷厂经理拉到县府大堂打了四十大板。一时谣言四起，报社有可能被查封，社内同志有被捕的危险，多数同志只好调离个旧，留下尚未暴露的吴玉夫同志继续在个旧坚持工作。

当时的环境错综复杂，除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外，还有经济上的明争暗斗。内幕是：个旧县党部要强夺印刷厂，在昆明而伸其触须于个旧的资本家，也想并吞个旧的印刷厂；个旧的资本家则竭力要保住这个地盘，力求不被吞并。国民党县党部企图拔掉曙光日报这颗眼中钉，并将之变为党部的喉舌；而个旧的中小厂商则力求保住报纸以便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些明争暗斗之中，曙光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

被迫暂时停刊。

这时，李剑秋同志再次介绍孙仲宇同志到个旧接替办报。经孙仲宇、吴玉尖的努力，日报得以复刊。接着又有袁永熙、周天行等同志由联大转移到个旧，开展个旧及滇南几个县的工作，并协助办报。

党支部通过报纸所进行的宣传工作，总是紧密配合党的工作中心。如党组织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利用曙光日报经常刊登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和读者来信，暴露矿工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呼吁改善他们的待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小矿主要求提高锡价，争取贷款的切身利益，从而争取了多数中小矿业主对报纸的重视和信任。

报纸的进步内容受到敌人注意，时常骚扰破坏，加之报社经费日渐困难，政治上经济上都难以维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孙仲宇、周天行等同志先后撤离个旧，报纸停刊。

在白色恐怖时期，任何革命活动都是极其艰险的。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有地下党员的艰苦奋斗，有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及民族意识，曙光日报几年来所传播的革命思想、救亡呼声，不但为附近州县人民所喜读乐看，而且在昆明也有群众传阅。这份报纸是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

（二）个旧成为附近几县的地下党联络中心：1941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动派在云南配合“皖南事变”进行逮捕和镇压，省会昆明处于白色恐怖的险恶时期。地下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即时采取紧取措施，把在昆明地下工作中已经暴露的同志疏散到各个州县。当时，由西南联合大学总支书记袁永熙同志率领了一批同志来到个旧，再化整为零，分别疏散到石屏、建水、蒙自、元江、墨江

等地。袁永熙、周天行俩同志曾在个旧与另外四位同志组成党组，组织关系是由昆明派同志来传达指示，再由个旧党组派人到各县传达及听取工作汇报。

按照党的指示，当时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长期埋伏，生根开花”，不允许大规模发展党员，所以在个旧发展的党员只有谢加林、苏子骏、宋文溥等同志。当然，组织上也做了很多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的工作，如1941年，组织上决定由谢加林、苏子骏同志邀约刘大申、邹绍鲁等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阅读和讨论《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经常组织青年参加“时事座谈会”，由孙仲宇同志主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既扩大学生、社会青年，各行业工人的政治眼界，又启发了听众的革命意识，增强了热爱祖国、热爱党及救国抗日的革命热情。

在1938年，党组织就派盛泽源等同志再次到马拉格开展工人工作。1941年，组织关系由周天行同志单线联系，给予的任务是按照十六字方针，争取在马拉格团结工人，搞好工作。

到矿区工作的同志，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经过了解和交朋友，邀约有觉悟的工人参加识字班和歌咏队。同志们利用这些合法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人的阶级队伍。

党的方针政策一旦为工人群众所掌握后，就能唤醒和加强工人的阶级责任感。如在日本占领越南后，参加识字班和歌咏队的工人纷纷向地下党的工作同志提出：“我们应该怎么办？”，有的还提出是否组织力量，拉起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有的提出扛起枪来，到中越边界打日帝。

矿区的工作同志曾将这种抗日情绪向组织汇报，后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实现。但是工人中的这些革命意识是可贵的，也为后来的反蒋罢工及参加“边纵”武装斗争积蓄了火种。如1948年，地下党组织走山起义，成立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政委张子斋，司令员朱嘉璧），滇南地下组织输送了三四十位同志夜渡巡检司到西山地区参加第一纵队时，其中就有由个旧去参加武装斗争的矿工。

（三）1941年到1942年，是国际法西斯极端猖狂，中国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南下侵犯，国民党部队消极抗战，节节败退，在前线投降敌伪。此时，个旧大锡赖以出口的国外商埠被日本占领，大锡销路中断，锡价大跌，资方大量解雇工人，锡矿生产全部崩溃；矿山停产，市区人烟稀少，豺狗进城，矿工流落四方，无家可归。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个旧人民一面欢呼胜利，一面希望能恢复生产。由于反动派一心反共反人民，并贪婪无耻的搜括民脂民膏，无心也无能恢复个旧大锡生产，致使恢复锡矿业生产的希望也如庆祝“胜利”的鞭炮一样，烟消云散了。

一九四五年，原在建水建民中学任教的中共党员扬纪庄同志到个旧云锡中学任教。根据党组织交代的“开辟工作据点，培养入党对象”的任务，谢加林同志和由他负责培养的裁继先、洪大明、沈绍颖、舒仁明等同志，经扬纪庄同志介绍给个旧伪教育局长蒋天民，分别到个旧县中和文华小学任教。谢加林同志兼任了个旧县中的教导主任。

当时的县中是个旧伪县府（县长董广布）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李映崑）、三青团等备处（主任是陈鸿遂）激

烈争夺的阵地。伪县府属于云南地方军阀势力，而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特务则与个旧的地头蛇、恶霸、青红帮头子钱玉湘一派的势力相勾结。这些不同派系拉帮结伙，明争暗斗，地下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个旧县中开辟了据点。并依靠学生的支持，多次挫败了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分子企图占领县中的阴谋。

个旧县中原是校风很坏的学校，教师也由国民党党政机关的人员兼任。少数地坝子弟任意欺压贫苦学生。地下党的同志进入学校后，认真教书，积极整顿学校秩序，严格管教不法的地霸子弟和流氓学生，大力扶持正气。从而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取得了学生和社会的支持。同时，扬纪庄同志通过统战关系设法推荐一位老知识分子何××当校长，以便掩护地下党在县中的活动，为教导主任谢加林同志创造了工作条件。谢才着手解聘兼职教师，另聘专职教师（地下党又介绍吴保帮、王润华、赖仁露等同志到县中任教），巩固和掌握了县中这个据点。

党组织依靠进步教师在县中对学生进行抗日民主的教育，并采取个别教育的方式培养进步学生。后来入党的刘镜云（女）、刘镜萍（女）、朱国福、闵吉如等同志，都是当时教育培养的对象。刘镜萍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金平的武装斗争中英勇牺牲。闵吉如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在元阳执行党的任务中惨遭敌人杀害。

有了党组织培养的进步骨干，就有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力量。如三青团到县中发表给学生，要学生集体填表参加三青团，谢加林等同志动员学生加以抵制，大家就当场拒绝填表。又如青红帮头子钱玉湘的儿子、恶霸谢××的儿子、特

务分子李××的兄弟等少数几个流氓学生，在一天中午散学集队时，不服从纪律，并出手殴打当时对他们进行严格管教的谢加林同志。这些家伙依仗父兄权势，竟恶人先告状，到伪法院诬控教师打了他们。以国民党反动派为政治背景的个旧反动势力，借机利用这件事，以反对伪教育局长贪污为名，在大街贴出标语、漫画、大字报，对县中的进步教师进行丑化、诬蔑和人身攻击。妄图藉此机会赶走进步教师，将个旧县中夺到他们手里，把持个旧的教育。事件发生前后，直接筹划指挥这场阴谋活动的有后来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和特务头子李××。

地下党组织依靠学生及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利用了蒋介石集团和云南地方势力的矛盾，回击了反动派的挑衅，对肇事分子及操纵者给予有力的反击。当事态扩大后，除少数几个肇事者外，全校学生群情激愤，集队到伪法院及伪县府请愿。还对各阶层人士说明事件真相，揭穿反动派颠倒是非、诬蔑进步教师的谎言，并要求惩办无理闹事的坏学生。校方则采取坚决措施，开除少数坏学生。法院在“群情激愤，社会舆论极大”的压力下，也只敢草草收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地下党在江外以红河中学为工作据点，谢加林同志和载继先、洪大明、舒仁明等同志转移到元阳少数民族地区借红河中学为据点开辟工作。

原在县中读书的进步学生，在载继先同志于一九四七年被派回个旧工作后，继续培养，分别吸收为“民青”成员和中共党员。

由于有党的领导，个旧的地下革命斗争，由二十年代直至解放，从未间断。而且总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结合农运、

学运及城市工作，最后举起了武装斗争的红旗，配合解放大军围歼企图外逃的敌军及解放个旧。并为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作出了贡献。

本会文史组采访稿（本文系向李剑秋、谢加林、王子近、王正帆、周天行、盛泽源等同志采访后，由舒新综合整理）

回忆在个旧的一段历史

周天行

一、去个旧

1941年1月，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皖南事变的乌云逐步弥漫到昆明。由于存在着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势力的矛盾，由于西南联大有进步学生运动的民主传统，更由于我党强大的政治影响和深入的工作，昆明当时比起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城市，有较多的民主空气。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再也不能容忍在他的后方还有争取民主的势力，于是决定进行逮捕和镇压。一时黑名单到处飞舞，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大后方。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投入了牢房，昆明的政治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

地下党根据我党中央当时“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把在西南联大学生中比较活跃因而也比较暴露的同志，立即疏散到云南的各个州县里去。这些平时在联大广泛联系群众，影响很大的同学，突然一批批在学校消失，不知去向，在全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滇南这一路由联大总支书记袁永熙同志（当时化名李文方）率领来到个旧。这一批同志有陈琏（化名程国仪，后去石屏师范教书，现已去世）、那方群（化名方群，去蒙自高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